

惡

魔

谷崎潤一郎作  
章克標譯

思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 目次

目

惡魔（谷崎潤一郎作

章克標譯）

.....一

次

現眼的虱子（橫光利一作 高松繁譯）

.....四一

## 惡魔（谷崎潤一郎作）

章克標譯

惡

通過了黯黑的箱根山之後，從夜車的窗裏一忽兒見了山北的富士紡織公司的燈火，佐伯却又昏昏地入睡了。到再睜眼醒來的時候，已經是過了短的黑夜，爽朗的日光，從品川的青碧海面直照到車室裏，像白晝一般地燦亮，乘客都站了起來，在搬下擱在棚架上的物件而端整着。借了酒力纔得安睡而渡過了這可怕的夜的世界，一時忽被這煌耀的光亮所照，他心裏非凡地感得愉悅，不覺有想站起來對着太陽虔心合掌的心氣。

魔

「啊啊，這樣我也能是活着而到東京了。」

1  
這樣想，透了一口氣，心地爽爽的。從名古屋到東京的中間，他在半途中  
的車站下車，過夜，不知已多少回數了。只有這一回的旅行，不知爲什麼只

2 要在火車中坐到了一點鐘，就覺得有熬不住的可怕。那車輪行動的轟轟的響聲，正像威脅他的衰弱的靈魂樣子，這聲音的淒愴啊！那機關車發出的狂吼的怪聲，走上鐵橋走進隧道時，就感得頭碎腦裂的樣子，在腦裏感着正像立時要昏倒的惡心。他在這夏天見祖母的因腦溢血而突然死去，突然覺得生平多飲貪杯的自身很可慮，始終被不知何時也許惹禍遭晦的恐怖所追襲。一時小在火車中想到了這事情，身中的血一齊衝上腦天，臉上像火一般發紅。

「噯！糟了，受不住。死了，要死了。」

這樣喊着。靠定了奔山越野而去的車室的窗口時也有。無論怎樣努力想使得心地平靜，脅迫觀念總是像海嘯一般在腦中奮奔，總是無緣無故地五體戰慄動悸高亢，有即時閃絕的危險一樣。於是到了次一個的車站，現着青白的臉孔，蹣跚匆促地逃下火車，從越臺一溜煙逃出，到了門外，才得霍地安

心。

「真是逃了命哩。再趁五分鐘的火車，我一定要死了。」

心裏這樣想，在車站近邊的旅館中，靜養了一小時，二小時，有時過了一夜之後，等神經十分鎮靜了，再怯怯地乘上火車。豐橋過夜，濱松過夜，昨天的晚刻，一時在靜岡下了車，天漸漸夜去，那不安與恐怖卻又陣陣攻到旅館的樓上來了，又在那裏住不牢了，這回反是逃一般地跳進了夜車，就拚命地呷着酒而得睡去的。

虎

「真難得，到也安全地到了。」

3  
這樣想，他在新橋車站裏走着，回頭恨恨地瞧着印刻把他的釋放了列車的姿像。從靜岡用飛快的速力在黑暗裏跑，過分地嚇人，任性放肆地叫號，通過了數百里河山的怪物，疲勞了倦怠了橫倒那不可收拾的長杳杳的身子。

4 像在說要一杯水喝的樣子，從鼻孔拂拂地噴出響聲振盪四圍的喘息。鬚鬚是漫畫上所有的，機關車伸着呵欠，瞪出了大眼珠，對着悄悄地逃走的他的後影，在做惡意的嘲笑。

三 出了大眾熙攘往來的車站從正門口坐上車子時，他一面把旅行皮包放在兩股中間，就喊：

小 「喂，把車蓋拉起了。」

受不了車站前面廣大的熱地面上從正面射來的閃閃的陽光的刺戟，掩住發眩的兩眼。

剛是九月初的天氣，在東京餘暑還很利害的樣子。在夏天的大都會中所泛溢的自然與人間的旺盛的活力——比之快車的活力更加有威勢的形態之前，佐伯是不能夠有和他面對面的力氣。行在劍一般的鐵軌上的電車的聲響，

滿目都充滿熱氣的天空的輝耀，從人家屋背後層層推擁上來的銀光弈弈的雲塊，在赭色乾燥的地面上，背負着強烈的日光像撒散火花一般地來去的羣衆，——向上看也是，向下望也是，那強烈的色彩與光線，壓迫那虛弱的心，在車上的他，一刻也不敢從雙眼放開他的雙手。

以前專一被夜的黑暗的魔力所困苦的神經，卻連白日的威力也抵擋不住了，這樣一想，他覺得是生趣索然了。從今到大學卒業止，四年之間，晝夜要起臥在強烈的喧嘩騷鬧不絕的地方，把不安的頭腦去對付那些惹厭的法律書冊和講義，這是成功的麼？和在岡山的六高不同，寄寓在本鄉姑母的家中，便不能像以前一樣自過墮落的生活，要醫治由長久的放蕩所得而滲透到腦中身中的惡疾，也非倫倫地去看醫生，暗暗裏服藥不可。那也許我將要從此壞了頭腦，變成廢人或者死去，不久總可以有決定吧。



「喂，好人，反正是活不長的，你還不是留在此地，聽牠留二三級，讓我好好地愛你。特地到東京去做路倒屍又何必呢？」

想起了在岡山相好的妓女萬子臨別時滿面正經那勸告的說話，胸中充滿了枯燥乾涸的悲哀，感着無可解懷的煩惱。那個顏色蒼白的，感覺銳敏的，妖婦型的萬子，時時眼端端地凝視那像狂人一樣興奮的佐伯的面孔，說那看透了將來的話，他也像實際看見了被都會的殘酷的刺戟，啄了肉，碎了骨，那七損八傷的自身的淒慘的屍身。他從十根指頭中間怯怯地偷窺着市街的樣子。

車子不久已走在本鄉赤門前了。和二三年前來時的樣子大不同了，新開拓的左側的步道上，五六個工人在倒出煮得膩膩的黑漆一般的東西，做那混凝土的新築道路。擱在大道傍的大鐵桶中，那赤熱了的骨灰，像炎天捲起的

陽炎一般燃着。帶了新做的大學生制帽的方帽子意氣揚揚地走過的青年學生們的風采上，再也看不出些少有像佐伯樣的悲慘的影子。

「他們都是我的競爭者。看吓，顏色好看的雙頰總是充滿希望的樣子，在道上昂首闊步的！他們雖則都是蠢材，但有牲口一般強壯的體格，我到底敵他們不過。」

在這樣想念的時候，已經到了臺町的街上，看得見姑母家門前粗筆寫着「林」字的電燈了。車輪在大門內庭中佈着砂礫上轉，在屋前門口停下來，他才放下了雙手，像跑一般走進裏面。

「說二三天前已經動身了，這幾天在什麼地方呢？」

用很元氣的聲音說着，姑母領佐伯沿廊下先到八疊的客室裏，問起故鄉種種情形。她是近五十歲，小胖胖的，看夫總很有半老徐娘的風韻。

「哈，是啊。……不是說你父親今年也很賺了錢嗎？賺了錢要造房子才好，你也該這樣勸勸他。真個，像你家那樣的空洞古舊的壞房子是少有的。」

我每到名古屋去，總這樣說，卻總說要預備動工那些悠長的話。這回博覽會三時，寄信來邀我去住二三日，我是這樣回答了。是啊，不過，心裏原很想去……以前勸過造房子的事情，還沒有造起，因為地震很可怕，實在不敢驚擾府上。這直不是笑話。稍微有些強地震着，那房子一忽兒就倒了，你父親是脫了頭髮的老頭子，所以不妨，姑母雖也這樣老了，性命卻還是很寶貴哩。」

佐伯聽着傻氣的話，裝着嘻嘻地優柔不斷的笑臉，注視姑母不住拂動團扇的像嬰兒一般那露出的手腕，他也就取了給他備着的團扇來扇拂。

在室內定了心之後，更加覺得炎熱。軒朗寬暢的廊外的庭中，二三枝茂

惠

盛的楓樹與梧桐遮了日光，地上簇生着南天與躑躅，金剛拳的大葉子微微地動着。因濃綠色的反射之故，室內光線薄暗，姑母的飽滿的圓臉的半面發着青光。由光亮的戶外突然進了像地窖樣的室內，佐伯俯着頭映動眼皮，厭氣地看着他瘦弱的雙腕，被汗水浸透了久留米提花布的藍色，染污得像病人一般的樣子。神經稍得一息鎮靜之後，髻髻在車上背負來的炎熱現在一時要發散完的樣子，滿身的皮膚發燒，好氣色的臉上覺得眼暈般的發熱，靜靜的汗脂在頸邊滑滑地滲出。

虎

獨個人嘵嘵地饒舌着的姑母，忽時聽得有人紙窗外邊通過的足音，傾了頭，

「是照姑兒麼？」

的喊過去，沒有回答，想一回又說：

「若是照姑兒，到這裏來一下。謙哥兒此刻從名古屋來，纔到哩。」

這樣說了，門開，表妹照子進來。

佐伯抬起鈍重的頭，向窸窣窸窣衣響的昏暗的裏面看。是剛從外面回來的樣子吧，留着東京式的漂亮的前劉海，茶格子的單衣上加罩着華美的縮緬的外套，那個似乎嫌客室狹小的魁偉的身體，像羞怯般美妙地躬下去，都會的少女對於鄉野出來男人酬應時往往有的樣子，用安心與矜誇的態度，照子向佐伯行禮。

「怎麼樣？赤坂那邊。你已辦好了麼？」

「是，他們既然是這樣來講，那個是用不到什麼，這是已經很明白，請您放心吧，這樣的說……」

「是嗎。原該是這樣的，若是鈴木不拆那個爛污，本來是不會這樣

的。」

「這雖則是這樣，那對面的人也太過分了。」

「真的。兩邊都是……」

母女暫作這樣的問答。說是猷子的這家的書生鈴木，大概又鬧了什麼笑話了。又不是有這樣談論必要的東西，大概姑母想在姪子面前，把自己女兒的聰敏的態度與談風，顯露一番，買弄才情的意思吧。

「母親也當初就不要交給鈴木辦才好，等到後來受氣，懊悔也是無用的。」

照子裝老樣說像老練的話，有點厚臉皮的樣子。正面受着庭中來的光，不沾油光的標緻的長臉，幽微隱約可以窺見。上回會見的時候，覺得那無邪氣的少女的心性，與這闊大的骨架，有些不調和的樣子，現在就不然了。那

個大體軀的豐豔的肌肉，生得很好。長長的手腕，項頸，與小腿邊形式柔軟的曲線，那寬大的衣服，也像是歡喜美豔的肥碩的她的四肢而柔順地纏盤着。有斤量的眼臉底下澄澈的大眼，活溜溜地轉着，從並排着的睫毛裏顯出男子愛好相的眼珠，細小而陰險地放光着。在悶熱的室中昏暗裏，那隆起的高鼻，像蛤蜊一般潤溼的嘴唇，臉面與頭髮的佳妙的形態，楚楚地漂起，興奮了佐伯的病態的官能。

二三十分鐘之後，他走到配給自己的樓上六疊的房間，候等替他搬行李皮包上來的書生鈴木下去之後，伸挺四肢橫着，蹙了眉頭，茫然地看着軒外的炎天。

時近正午，日光彌漫了青天，欄干外所展開的本鄉小石川的高地的林木和屋宇，都隱在濛濛地從大地蒸發起來的熱氣之中，電車人聲和別的種種噪音

，滾作一團，從遠處的底下，滔滔地殺來。不論逃到什麼地方，像醜女人一般追纏來的夏天的可怕和討厭，還要忍耐半個月，這樣想一面又在心裏描出像嫩白羊肉一樣的那照子的腳的樣子。似乎他所住的屋像是在十二階的高塔的頂上那樣。

東京已來過二三次，學校也不會開始，也不想出去看什麼東西，他每天在樓上貪睡，抽着劣等的香煙。吸了一枝敷島覺得不愉快的乾燥，立刻就作惡心像要嘔吐似的。這也不管還是歪着嘴流着眼淚硬了頭皮強蠻吸煙。

「啊，了不起的煙頭，表哥，您發狂地吸哪。」

說這樣的話，照子時時走上樓來，看着煙草盆兒。傍晚浴罷時節，穿了翠藍欲滴的姣俏俏的單衣走來。

「頭去散步時，是用得着香煙的手杖囉。」



佐伯裝着假正經的面孔。說沒有意思的話。

「可是母親就心呢。謙哥這樣地吸煙，要不把頭腦吸壞才好。」

「反正頭腦本來已壞的了。」

「但是你並不喝酒哪。」

「嚇……可知道哩……對姑母是瞞着的，你看這些吧。」

這樣說了，他從鎖着的書箱的抽屜中，取出威士忌的罇來給她看。

「這是我的麻醉劑啊。」

若是不眠症，還是服安眠藥比酒更有效。我也私下很服用過的。」

照子照這一個樣子，往往有談了二三小時之後，才回下去的。

炎暑一天天減弱了，而他的頭腦一向不見爽快。後腦漸漸痛，頭頂像有一塊燒石般的發熱，每朝洗臉時，脫下的頭髮，厭氣地黏着抹溼的面上。討